

吳小員外

趙應之，南京宗室也。偕弟茂之在京師，與富人吳家小員外日日縱游。春時至金明池上，行小徑，得酒肆，花竹扶疏，器用羅陳，極蕭灑可愛，寂無人聲。當壚女年甚艾。三人駐留買酒，應之指女謂吳生曰：「呼此侑觴如何？」吳大喜，以言挑之，欣然而應，遂就坐。方舉杯，女望父母自外歸，亟起。三人興明鈔本作「酒」。既闌，皆捨去。時春已盡，不復再游，但思慕之心，形於夢寐。明年，相率尋舊游，至其處，則門戶蕭然，當壚人已不見。復少憩索酒，詢其家曰：「去年過此，見一女子，今何在？」翁媼顰蹙曰：「正吾女也。去歲舉家上冢，是女獨留。吾未歸時，有輕薄三少年從之飲，吾薄責以未嫁而爲此態，何以適人，遂愆快不數日而死。今屋之側有小丘，卽其冢也。」三人不敢復問，促飲畢，言旋，沿道傷惋。日已暮，將及門，遇婦人羈首搖搖而前，呼曰：「我卽去歲池上相見人也。員外得非往吾家訪我乎？我父母欲君絕望，詐言我死，設虛冢相給。我亦一春尋君，幸而相值。今徙居城中委巷，一樓極寬潔，可同往否？」三人喜，下馬偕行。既至，則共飲。吳生留宿，往來逾三月，顏色益憔悴。其父責二趙曰：「汝向誘吾子何往？今病如是，萬一不起，當訴于有司。」兄弟相顧悚汗，心亦疑之。聞皇甫法師善治鬼，走謁之，邀同視吳生。皇甫纔望見，大驚曰：「鬼氣甚盛，祟深矣。宜急避諸西方三百里外，儻滿百二十日，必爲所死，不可治矣。」三人卽命駕往西洛。每當食處，女必在房內，夜則據榻。到洛未幾，適滿十二旬，會訣葉本作「談」。酒樓，且愁且懼。會皇甫跨驢過其下，拜揖祈哀。皇甫爲結壇行法，以劍授吳曰：「子當死，今歸，試緊閉戶，黃昏時有擊者，無問何人，卽刃之。幸而中鬼，庶幾可活；不幸誤殺人，卽償命。均爲一死，猶有脫理耳。」葉本作「吳」。如其言。及昏，果有擊戶者，投之以劍，應手仆地。命燭視之，乃女也。流血滂沱，爲街卒所錄，并二趙、皇甫師，皆繫圜。鞫不成，府遣吏審池上之家，父母告云已死。發冢驗視，但衣服如蛻，無復形體。遂得脫。

蔣通判女

錢符，字合夫，紹興十三年爲台州簽判，往寧海縣決獄。七月二十六日，憩于妙相寺，方凭桹戲書，有掣其筆者，回顧無所見。是夜睡醒，覺床前彷彿似有物，呼從卒起張燈，作誓念詰問，遂不見。次夜復至，立於故處。符問之：「若果是鬼，可擊屏風。」言未既，自上至下，凡擊數十聲。符大懼，命燃兩炬于前，便有大飛蛾撲燈滅。物踞坐榻床上，背面不語。審視，蓋一婦人，戴圓冠，著淡碧衫，繫明黃裙，狀絕短小，久之不動。符默誦天蓬呪數遍，遽掀幕而出。宿直者迭相驚呼，問其故。曰：「有婦人自內出，行甚亟，踐諸人面以過。」說其衣服，乃向所見者。符謂已去，且夜艾，不暇徙，復就枕。夢前人徑登床，枕其左肩，體冷如冰石，自言：「我是蔣通判女，以產終于此。」強符與合。符力拒之，遂寤。次日，詢諸寺中寓居郭元章者，言其詳，與符所見無異。設榻處正死所也。符說。

王直夫

兗州萊蕪人王直夫，雖出於田家，而賦性剛介，不媚鬼神。每妻子疾病，但盡力醫療，凡招神禱禳之事，皆所不爲也。黨友或勉之，則曰：「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吾平生立志，不可易也。」虜正隆元年之春杪，變怪驟興，正晝鬼見形於中庭，窺戶嘯梁，移床徙釜，葉本作「几」。歌笑馳走，百端千態，舉室怖駭，寢食不安。直夫毅然不動，呼長幼戒之曰：「無以異物置疑而畏之。吾曹人也，肖天地真形，稟陰陽正氣。彼陰鬼耳，烏能干陽？汝輩宜安之，勿過憂怯。」家人意少定。一日，端坐堂上，見巨魅身長七尺，高冠大帶，深衣朱履，拱立於前。直夫了不動色。魅斂袂言：「王翁真今日上二字葉本作「金石」。正人，某等固已敬服，猶謂色厲內荏，故示怪以相撼。而翁若不見不聞。自是無敢循舊態矣。」明鈔本多「王領而遣之」五字。竦揖而沒。

璩小十家怪

南劍州尤溪縣人璩小十，於縣外十里啓酒坊，沽道頗振。只駐宿於彼，惟留妻李氏及四男女兩婢在市居。每經旬日，則一還舍，然逼暮必反。紹熙四年八月，夜且二更，璩擊戶而入，攜酒一罇。李問之：「爾既歸來，何必衝夜？豈不防路次蛇虎不測乎？」璩曰：「我既薄醉思汝，又念家間乏人看覷。坊內僕使自足用，故抽身且來宿卧，不曉便行矣。」泊就枕，歡洽異於常時。自是，輒用此際來，門不關扃以待之。至十二月，李懷妊。明年三月，璩歸，訝妻腹大，謂之曰：「我經歲不曾共汝同衾枕，何由有孕？汝實與誰淫姦？速言之！」李曰：「從去年八月，汝夜夜將酒來共飲，兒女共慶奴各得一盞。酒盡然後登牀，天未明即去。有如不信，請逐一問之。」衆言並同。璩不能質究。呼坊僕王八，使李詢夫行止。王云：「十郎未嘗離本坊。」李曰：「然則酒餅是誰將到？」王云：「今夜若復來，但留下餅，却俟來日審實。」已而又至。璩別命僕韓二同王八再驗之。適見主公與主母對酌，認其衣裳形貌，言笑舉動，真無少異。二僕唱喏罷，急走詣酒坊。璩十正彷徨燈下，以須音耗。僕告之。璩曰：「一段精怪，我也理會不得。」即磨淬利刃，秉炬而趨。語二僕曰：「隨我去，如誤殺了人，我自承當，不以累爾。」及家時，已三更後，令王八先剥啄。李氏飲席猶未竟，隔扉問何爲，曰：「十郎教我送牛肉來。」既得入，璩揮刃刺著男子，殺之。化作白猿，凡重七十斤。李免身，生一小獠，搦死之，棄於荒野。

丘簡反魂

宜黃管下地名索富，士人丘簡，處邑中郭氏館舍。夢爲黃衣卒所追，卽隨以行，入大官府。王者玉冠赭袍坐於正殿，卒聲喏庭中云：「丘簡見到。」傍一吏叱問曰：「當追丘圓，茲乃丘簡，姓同名異，如何妄追來，速押去！」遂墜深坑中，駭汗如濯，乃覺，爲郭君道之。蓋簡昔名圓，意爲幸脫鬼籍，絕以自喜。明夜，復夢到昨處，一獄官捧文牘升殿奏云：「丘簡卽故丘圓，今改名耳。」踰月抱病，昇以歸，不及至家而歿。其再夢也，見友人胡得一者在傍，聽呼名，寤而與人說。時得一固無恙，後百許日亦亡。